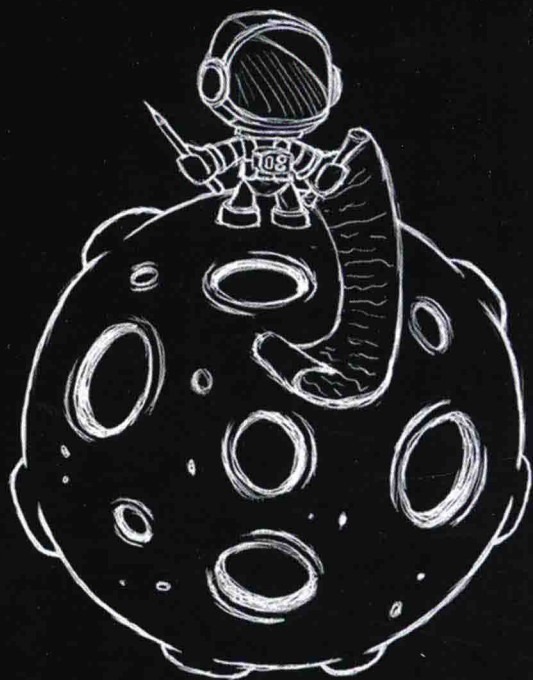


收获·科幻故事空间站丛书



在月球上写信的人

● 郝景芳 韩松 等 著

郝景芳《癫狂者》 韩松《记忆维修工》 曹畅洲《在月球上写信的人》 天降龙虾
《“仿”同万物》 赵中豪《亮子物理》 蓝鸢鹑《背包》 李歆捷《牢笼》
半月王子夜《死亡列车》 吕超《终极幻想》 王隍《剪切》
胡草漫《一光年的梦》 孟嘉杰《缪斯》 郑在欢《美丽新世界》 单桐兴《逐日》
哥舒意《灯塔》 何荣芳《Thanks 3D妈妈》 刺猬《怪物入侵》 瞞愁《梦端》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收获·科幻故事空间站丛书

在月球上写信的人

郝景芳 韩松 等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月球上写信的人: 短篇科幻小说集 / 郝景芳等著.
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7

(收获·科幻故事空间站丛书·第一辑)

ISBN 978-7-5439-7458-6

I. ① 在… II. ① 郝… III. ① 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9340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 王倍倍

助理编辑: 杨怡君

封面设计: 李沫霖

美术编辑: 徐 利

丛书名: 收获·科幻故事空间站丛书

书 名: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

郝景芳 韩 松 等 著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11.125

字 数: 224 000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7458-6

定 价: 23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- 癡狂者 郝景芳 | 001
- 记忆维修工 韩松 | 033
-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 曹畅洲 | 043
- “仿”同万物 天降龙虾 | 063
- 亮子物理 赵中豪 | 087
- 背包 蓝鸚鵡 | 109
- 牢笼 李歆捷 | 125
- 死亡列车 半月王子夜 | 149
- 终极幻想 吕超 | 161
- 剪切 王鳧 | 187
- 一光年的梦 胡草漫 | 211
- 缪斯 孟嘉杰 | 221
- 美丽新世界 郑在欢 | 261
- 逐日 单桐兴 | 299
- 灯塔 哥舒意 | 307
- Thanks 3D 妈妈 何荣芳 | 313
- 怪物入侵 刺猬 | 329

他的转变全都是因为最初的一次恐慌。他害怕他是真人版楚门。

第一次想到这件事是在一次同学聚会。大概〇六年底、〇七年初的事，大伙儿一起吃完晚饭，多数人散去，少数几个好朋友找了个茶室，喝茶聊天打牌。有个男生那段时间对人格分析感兴趣，虽然只是看了几本大众通俗读物的水平，却极为热衷对生活中各种事发表看法。在茶室一边打牌，那同学一边问众人最怕的事是什么。

他略微思量了一下，就说是狭小空间。他小时候被一部讲电梯的恐怖小说吓着过，一直挺害怕电梯和类似电梯一样密闭的小房间。他听说过一个词叫“幽闭恐惧症”。

但他说完之后，就想起了楚门。楚门也是被囚禁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空间，他第一次看《楚门的世界》就有些害怕，而且不是因为幽闭才害怕。画面越阳光灿烂，人物越甜美，他越害怕。当时电影关了他也就忘了，这个时候忽然又想起来。同学在一旁侃侃而谈，分析幽闭空间和他性格的关系，可是他完全听不进去。他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自己心里隐隐担忧，不算惊恐，但是非常不安。

茶室的空间狭小，烟味弥漫，大家慢慢有点 high，聊天中也带上了各种段子。忽而一个同学凑到他身边，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姑娘，说他肯定喜欢。

他忽然想到自己害怕什么了。他害怕一切都是假的。

他从小到大，经历了太多次这种时刻，好东西、好运气总是天然就有或者送到他面前，他从来没像周围的其他人或者书里电影里看到

的一般人一样，为了生存和想要的事物奋斗，他生来就有很多东西，因为有这些东西，又有很多其他东西送上门来。有些他想要，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，有些东西他不要，却推也推不开，运气好得过分。

就像楚门一样。

“真的，我说真的。是他们学院的院花。”朋友说。

“得了。”他心里觉得不对劲，只想推辞，“院花哪看得上我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朋友狠狠地拍了拍他后背，仿佛神秘地笑着，“别人不行，你可没问题。我要是自己有那个条件我就自己上了，人家看不上我是真的。你可没问题。”

他模模糊糊地推辞，只想退步抽身：“没戏。真的。你再费劲了。我不想找。”

“信不过我？”朋友做出豪气的样子，“不是哥们吗，客气什么。以后你俩要是成了，有什么事多想着我点就成。见见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行就算。我跟你说，保你不会失望。下周哪天有空？我叫她一块儿出来吃个饭？”

他执拗不过，跟朋友碰了两杯茶，在热烈的烟雾缭绕中变得头晕眼花。

过了几天，女孩被朋友带来见面了。一米七左右的身高，身材非常好，穿一条白色紧身连衣裙，V领开得很低。女孩对他印象很好，主动找话说。他瞪着女孩，想透过她的眼睛和皮肤看透她的目的，看透她为什么会对他有兴趣。女孩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以为他是喜欢

她，更加卖力地使出撒娇的本事，饭后还主动留了手机号和 QQ。

从那天起，他就开始了深刻的怀疑人生。

他开始观察，观察周围人对他的态度，观察他们是不是有一丝一毫骗他的意味。每次当有人向他介绍什么好东西，他都恨不得盘根究底地问一番，想找出其中隐秘的阴谋和逻辑的漏洞。他只想证明一件事，这全部的幸福，是不是一场秀。

他属于天生基因很好的那一型，相貌好，智商也好。一米八的身高，均衡偏瘦的体形，各种运动都做得不错，中学还做过体育委员。因为长年运动，他肩膀和上臂的肌肉线条非常流畅，腿也锻炼得跟腱修长。他学习成绩也过得去，没有冲到过第一名，但也没出过前十。有时候和同桌在课上扎金花，同桌被老师请了家长，他的成绩却被表扬。这种运动力和聪明让他在女孩子中间建立了非常高的形象地位。从初中开始，就有女孩子向他表白。

他的家境很好。他父亲自己做生意，母亲也是知识分子。家里虽然不属于大富贵，但是两套房子还是有的。他从没缺过钱花，因此不知道什么叫攀比。他只希望和兄弟们关系好，因而常常请客吃饭，去 KTV 或者和同学旅游，他也没计较过价格或者住宿费用。他喜欢和同学拉近关系，因而常参加网吧活动，或课后去喝酒。这种潇洒的态度让他一面赢得兄弟，另一面赢得女生的赞许。女生很少去想潇洒和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，只是都知道他很潇洒，以为这是气质使然。

他运气也好得不可思议，高考分数高于自己的一模二模，甚至比

他的估分还高。

总之，说来说去一句话：他被自己的好运吓住了。小时候没有意识，长大之后身边的人开始各种抱怨和自卑的时候，他才发现，自己幸运地拥有一切。

这是一种幸运吗？他问自己。他很害怕不是。

○六年到○七年，正是他上研究生的年份。这次偶然的同学聚会让他想到这件事，清醒地回顾这一切，以往压在心底的恐慌被移到意识层面。他开始自问，有没有可能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

他以逻辑分析自己。不是没有可能他是被选出来的实验品。自己的基因不错，这是出生以前就能测定的。也许是专门挑选了基因好的父母。如果是这种情况，那么他的成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

他于是观察他的父母。越观察，他越觉得自己与父母长得并不像。不是没有相像的地方，但是都很模糊。他和父母的相似多半来自于宾客的恭维，哎呀，这孩子的额头好像你。但他知道这种恭维往往是说说就忘的。他回家的日子常常在镜子后面扶着母亲的肩膀，观察自己的面孔和母亲的面孔是否一致。这种观察没有结果。就像人看一个字看久了就不认识一样，人看一张面孔看久了，面孔就变得扭曲、碎片化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

这是他心底的存疑之一。

他逻辑分析的第二点与此相关，那就是他的家世是不是被人安排的。这个家庭富有程度刚刚好，不算是风口浪尖的巨富，但又比日常

一般人家有钱，让他在周围同学中显得很不同寻常。等他毕业，若找不到好的工作，可以被安排进入父亲的公司。如果是真人秀，这样的安排真的是再好不过了。

他悄悄查询过父亲公司的历史。父亲的公司是在八三年，也就是他出生前一年注册的。从他两岁那年开始就步入正轨，随后兴旺发达。这似乎更印证了他的猜疑。公司恰到好处是做外贸生意，有大笔收入进账，却难以直接调查到付款的单位。

他问过父亲为什么公司刚好在他出生前后成立并发达，他的父亲似乎早已准备好答案，很娴熟地回答他说：“那当然啦，都是你这个小福星带来的好运气。”

“都是运气吗？”他并不相信，“我查过了；据说开放外贸刚好赶在我出生那年，难道这也是凑巧？”

“所以说嘛，”父亲说，“你赶上好时候啦。”他的神情像是在回忆，有点感慨，又有点漫不经心，“你们这些小孩都够幸运的。比比我们当年吃什么穿什么！”

他很怀疑。他并不相信真正的运气。

因为如上种种，他越来越怀疑，自己的人生处在被监视和安排的幸福中。他拥有幸福，他莫名其妙幸福，他被安排幸福，他必须感觉幸福。

他在怀疑和澄清两个极端摇摆，有时候确信自己想对了，有时候又觉得全是庸人自扰，是他自己想太多了。这让他非常痛苦。人最痛

苦的事情莫过于怀疑自己。不抱定一种态度，人甚至寸步难行，甚至没办法和朋友一起吃饭谈天。

有一天，他忽然想到，也许可以做实验加以验证。

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怕被透露出去，被他的“导演”获悉，那就什么都探测不到了。他内心怀着隐隐的兴奋与刺激感，像突然知晓银行金库的进入密码，开始筹划并悄悄行动。

他首先央求父亲借了他一笔钱，大约十万，开了一个股票账户。股票是一个最讲究运气的领域，他想在这里试试，自己的运气是不是天然就好。这个实验在他熟悉的世界没法做，认识的人都会帮他，对他好。但在股票的世界，没人知道你是谁，也没人会关心你的长相身材家世，绝不会因为是他就有所成就。他也不懂股票，财经不是他的专业。他就打算纯粹探测一下自己的运气。他相信这个世界是很难被操纵的。

于是他在〇七年初开市的时候随便买进了十万块的股票。后来又随便换过几次股票以便观察。他看了看，有升有降，似乎很正常。

但很快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听到一个令他觉得很惊恐的消息：股市全面大涨了。

那段时间他的课业忙，有一两个星期没来得及关心市场。他慌忙登录，发现果然如此。他的十来只股票全线飘红。他买进的时候大盘只有 2700 点左右，现在已经远远超过 3000 点。他目瞪口呆，不知道竟会出现这种事。难道为了成就他的好运气，会有人出大价钱托起整

个大盘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甚至到了接近 4000 点，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

他的父亲和母亲兴奋地打来电话，夸他有眼光，父亲说已给他的账户追加了五十万元，让他随意操作，趁着大盘在涨，不要耽误了机会。

他不知该怎么办，便买了几支与之前几支极为不同的股票，甚至是极度不被看好的股票。按照常识，这一批和前一批几乎不可能同时涨，赔钱的风险极大。他心里觉得对不住父亲的钱，但他想咬牙测试一回。这决定了他人生的真伪。

整个大盘都在疯涨。

他买的好股坏股，不管哪一批，不管哪个版块，都在涨，大盘比年初点位几乎高了一倍。父亲的六十万变成了一百万。他吓得目瞪口呆。除了被人安排，还有什么样的机制能解释呢。他的心越来越凉。难道外在的观察者和监控者已经如此无孔不入，不仅知道他的行为，还能知道他的想法，并不惜血本来维持他的幸福人生？

为什么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难道只是为了满足操纵一个人的乐趣。

他觉得很恐慌。所有的消息他都听不进去，什么印花税和涨停团，他觉得都是拉来遮掩的骗局。他一直等着股市跌，一直没有等到。整整一年，大盘都保持在高位，让他没有一丝一毫失败的可能性。他没有耐心了，在〇八年新年开市第一天，他心灰意冷，将所有

股票抛出去，变现，撤场，注销了账户。

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戏，我只是个被观赏的戏子，他终于确定。

他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关键路口。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活下去了，活在看似幸福实则被幕后力量安排的人生中。他想要开始独立生活。这是他走出自己世界的第一步，也是他在茫然无措中唯一想到的一步。

在父亲的首肯下，他用股市的一百万买了一套房子，面积不大，在东三环边上。公寓离使馆区不远。他喜欢附近的安静。这是一个韩国商人以前独自住的公寓，〇八年市场不好，商人停止了在中国的生计，回韩国去了，因为走得急，市场行情又跌，房子没要高价。

这是他迈出独立人生的第一步。他小心翼翼，开始在自己的公寓中筹划下一步计划。他想着早晚有一天，他将找到幕后操纵者的存在，将他们的真实目的揭示出来，即使要他演戏，他也要内心明白。就算充满跌倒与不幸，独立的人生也比虚假强。

他不要当戏子。

他研究生毕业，找了份一般的工作，在一家私企做技术工作。每天早出晚归，上班辛勤，周末去图书馆。他一个人思考战略，制定方案，有时候还把《楚门的世界》重新拿出来温习。有一段时间他的生活正常，白天吃外卖，晚上坐地铁回家。那段时间，他觉得他的监控者似乎减弱了一些。在工作中，他像其他人一样，并没有受到太强的

照顾。他的工作做得不错，但没有超于常人的好运气，也没有破格提升。他几乎以为剧目的生活结束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他的公寓价格翻了两倍，而且还在疯涨。

他惊得打了个激灵，站在路边死死地盯着双面广告牌，眼睛几乎从眼眶里掉出来。怎么可能这样，才一年怎么可能涨这么多。他四下里瞧着，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。他又低下头，仔细看着小区的名字、户型图、总价。完全没错，跟他自己的几乎一样。他心底一片寒冷。你还怀疑什么呢，还有什么好怀疑呢。

他站直了身子，酝酿着滚烫的主意。他攥住了拳头，强压着被欺骗的怒火，尽量让自己一切冷静。旁边一个房产中介的小哥凑上前来，递给他一张传单。

“先生，您要买房子啊？”小哥笑容可掬地说。

他没有回答，摆摆手，跨开一大步，站到空地，大声朝天空喊：“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已经全都知道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”

小哥吓得目瞪口呆，连忙转过身，装作没看见，赶紧给其他路人递传单。

当天晚上他回到家，把门关上，把窗帘拉得死死的，不露一丝缝隙，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，看房间的角落里有没有被人安上隐秘的摄像头。都确定无虞了，他才在沙发里坐下，倒了一杯酒，拿了一张纸一支笔，开始筹划接下来的步骤。吊灯晃在他脸上。他不信任电脑，电脑随时可能被侵入。

他已经什么都不怀疑了，一切都是假的。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跳出剧本。他还不清楚周围人是否全是帮凶，是剧本的一部分还是都被蒙蔽了。只有他一个被骗了，还是所有人都被骗了，这有本质区别。他需要继续去试探，才能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和可能性。在此基础上，他想去世界尽头看一眼，如果能亲手揭开天边的帷幕，揭开那道门，那就一切真相大白了。他把这一切想清楚，一条一条写在纸上。

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跳出剧本比较好。辞掉工作？卖房子？和父母摊牌？剃了头出家当和尚？买条船去天边？在马路上行为艺术？或者把这些全做了？他不确定。他决定走一步算一步。唯一能肯定的是，他不会再按照剧本生活了。

优秀？优秀算什么。乞丐的自由好于行尸走肉的优秀。

他决定先辞职。这个无伤大雅，反正有存款，也准备卖房子，生活没问题。老板很惊讶，问他要跳槽到哪里，他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他想去的方了。老板听傻了，又问他是不是遇到困境。最后为了挽留，开始强调公司近来诸多不易之处和市场的不景气。他稍微感到内疚，又不愿意退缩，最后折中，答应买一些公司内部股份作为支持，但是不肯回头。

然后他卖房子。这时已是〇九年二月，房子地点好，涨了两倍有余。他卖了两百万，拿其中一百万在四环外买了一个小公寓，又拿另一百万如约买了公司的一些内部股份。以前的工资还有些剩下，算了算俭省一些应该能撑上一年。

他开始昼伏夜出，尽量躲开所有人的目光，住在他四环外的公寓，手机从不带在身上，切了网络，每天收发一两次信息，傍晚才出门，买上一篮酒，啤酒红酒都有，再买点冷切肉之类的下酒菜，回家一个晚上不睡。然后从清晨睡到黄昏。他喜欢这种感觉，酒精让他迷恋，喝完酒放轻松，世界的一切就不那么逼仄恐怖。他从图书馆借书，查找航海的资料，预备着有一天航海去天边。生活再没有其他目标了，这让他十分轻松。他看电视，看一整夜不好笑的喜剧，为了不好笑的台词哈哈大笑。他快乐极了，笑完之后还想再笑一会儿。他在深夜把头伸出窗外，风吹着晕晕乎乎的大脑，晕得像某种人生哲理。他不再觉得任何事情耽误时间。他把酒瓶堆在屋子里，白天拉紧了窗帘，睡到天昏地暗，夜晚却把一切窗户打开，让风卷起纱帘，穿堂而过。他不知道自己以前怎么不过这样的生活。他大口喝酒，然后笑。他最喜欢看世界奇闻逸事录，尤其是所有出丑的镜头。他在傻笑中消解了现实。

他和任何人都没有来往，不让任何人走进他的世界。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显出少见的轻浮调侃，这种调侃完全来自于他的与世隔绝。

“是啊。我逍遥快活呢。”他对哥们说，“俩姑娘？小看我。四个！”

“行啊，改天让你上我这儿来。”他又对给他打电话的女孩说，“改天吧。改天一定。”

他用酒醉掩饰观察。

要不要去旅游呢？有一天他心里想。真正的 off-track 应该去流浪

啊。不过，到底是出去拾荒比较好，还是直接准备装备出海去天边比较好呢？

这个念头在他心里刚过了一瞬，母亲就找上门来。

母亲首先看到房间里的昏暗，把窗帘全都拉开之后，又看到靠墙摆放的几排酒瓶，心中的怒气和疑虑如同雨中溢出警戒线的洪水，汨汨流泻而出。他还没睡醒，答话又心不在焉。又因为始终存在的疑虑而不愿对母亲交心。母亲更生气了，不由分说把他拉起来，劈头盖脸骂过去，淹没一切辩解。

于是带回家，由父母照看。一顿责难，循循善诱，又每天督促着转变生活模式。他心里不悦，却无计可施，便以消极来抵抗。他的银行卡被母亲收走了，理由是防止他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（实际上，母亲认为他的转变都来自不三不四的女人的诱惑）。于是除了打电脑、去球场打球、躺在床上边喝酒边看小说，他什么也不做，也什么都没得做。线上游戏打到了神级，注销了又玩别的。父母责骂，他敷衍了事。父母叫他找工作，他随口答应却不行动。他暗中观察父母的行动，想知道父母暗中是否接受谁的指挥。

最后有一天，父亲终于忍不下去了：“你不再找工作，就来我公司上班吧。”

他有点慌了。进了父亲公司，就彻底被困住了。

“那就去找个工作。我跟一个客户打了个招呼，推荐你去他们那儿面试。”

“别，”他赶快制止，“我自己找吧。我可不想被照顾。”

“照顾不进去。”父亲一脸严肃，“就是个面试。我也没跟人家说你是我儿子。”

他拗不过，父亲不给他商量的机会。他躺在床上思索计策，最后决定想办法把事情搞砸。面试那天，他带了件T恤。早上母亲帮他熨好衬衫，给他系上领带，他在面试公司的洗手间里全都脱下来，换上了T恤。T恤上有“生活是屎”的标语。

和他一同面试的是一个应届硕士毕业生：参加机器人大赛拿过名次，懂Java、PHP、C++和一点Perl，编网站没有问题，还会用Matlab和SAS做数据处理。那个男孩很腼腆，说话的时候看人一眼就把眼睛转开。轮到他时，他往椅子背上一靠，说他也不会编什么东西，就是喜欢打打游戏，喜欢上网，做事有拖延症，学习能力差，业余时间酗酒，作息不规律。

“你喜欢喝酒？”面试官问他。

“喜欢啊。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一罐啤酒，无酒不欢。”他笑着将凳子向后仰，晃着脚。

“能喝多少？半斤？”

“小Case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人别的都做得烂，就打游戏和喝酒还行。”

“那就是你了。”面试官说。

他被录取了，连第二轮都没有参加。